

去法国的前几天,我又见了一个姑娘 ②

都市情感



公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上期回顾]

老刘是杂志社的同事,将近四十岁了还孑然一身。闲来无事,这个老光棍就和我这个三十三岁的中年光棍还经常流连于酒吧餐馆。这天和老刘喝完酒以后,老同学盛斌又约我了。他告诉我,我的前女友谢云离婚了,原因是她老公包二奶。

在后海东面地安门商场门口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杨玲。她蓝色衬衣外面套了件白色薄毛衣,脸上明显擦了点儿脂粉,显得更白净了一些。

“对不起啊,等半天了吧?”还是刚刚熟悉的那个好听的声音。我说自己也刚来,没等多久,然后就带着她穿过烟袋斜街,来到银锭桥北岸的一家经常去的“心情”酒吧,这酒吧露天的二层最为惬意,可以居高临下地欣赏对岸酒吧灯光绵延成的绚丽景致。四月的夜晚只是稍稍有些暑气,可不少喝酒的人已经是一身短打扮。

“喝点儿什么?”
“随便来点儿饮料吧。”
“喝酒吧,四川人又不是不能喝酒。白葡萄?”
“那好吧,不过我就能喝一点儿。你怎么知道我是四川人?听口音来了?”
“是的嘛。”

我模仿着四川话回答,边招呼一个认识的服务生拿瓶白葡萄酒。这哥们儿找了瓶蓝魔鬼放在冰桶里,捎带着还送了一盘薯条和一盘甜爆米花。看来这小子还算比较照顾老主顾,据我所知,这酒属于他们那儿利润比较低的一种。面对面地看着杨玲,慢慢搞明白了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纯净清澈的眼睛,恍若大学时的谢云一般。杨玲刚刚二十四岁,比我小将近十岁,这样的差距让我说话不得不稍微一本正经。不过杨玲倒不是很拘谨,这是个十分健谈的姑娘,稍许了解之后,她就开始侃侃而谈。

“这记者是你理想的工作么?”
“是啊,从小就是这理想。你呢?什么理想?”

“你猜?”杨玲调皮地看着我。
“这哪儿猜得出来啊!”
“嘿嘿,我想当医生。”

于是杨玲开始了独角戏,说自己想当医生的梦想,源自小学时候的一次生病经历,那时候就觉得医生的职业既圣洁又漂亮。

“还真是,就你这气质,穿上白大褂,肯定比一般的女医生,嗯,说错了,是比所有的女医生都漂亮。”我插话道。

杨玲笑了笑,坦然接受着我的奉承:“所以考大学的时候吧,我还认真琢磨报考医学院呢,可惜最后还是放弃了。”

“分数特别高,很难考吧?”
“不是,主要是眼睛不过关。分数倒也是一方面,我中学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学生,不过主要吧,是我有点色盲,没办法,我外公就是,这东西是隔代遗传。”

聊完理想,她又讲了讲大学的事儿,重点是大学期间曾经有过的一次恋爱,最后因为那个男孩子不上进而分手。总共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倾听,一半儿是因为插不上话,一半儿是因为对她的感觉还算不错,想更多地了解她。

“哎呀,十点半了,得回家了,明天还得上班。”杨玲看了看手表,接着就拿包等我结账。

“啊?我还没说话呢。”
“呵呵,我也刚说了点儿理想和爱情,详细的也没说呢,等有机会再说吧。今天太晚了,谁让你这么晚约的。”

我想劝她晚点儿走,反正聊得正高兴何不玩个酣畅淋漓,可为了假装保持风度以利再战,最终这嘴也没张开。看了看桌上,酒还剩下半瓶,薯条和爆米花已经没了,就剩两空盘子在那儿摆着,可我记得自己是一口没吃。

“你还挺能吃的啊!”
“呵呵,当然了,我吃东西的时候能把朋友吓着,可怎么吃也不胖。”说着,她挺了挺身满是骄傲,青春的自豪一览无遗。

出门时自然而然地扶一下她的腰,可是她坚决而夸张地拒绝了,这使得气氛有些尴尬。也许是对我本来无意的动作有所不满,在过了银锭桥直到荷花市场这一路,杨玲话都很少,临走时也坚持不让她送回家,摆了摆手自己打车离开了。我目送她坐的出租车向东开远后,便扭身朝家的方向走,趁着清冷夜色散心醒酒。

我捞到一个好活儿,去法国采访个世界汽车展,为期七天。说是采访,其实就是国内一家汽车企业对媒体的公关活动,掏钱请一些记者过去转悠转悠,稿子都是现成的,照着稍微润色即可在各自报纸杂志上刊登。

几年前,我写了篇似乎是《中国汽车业生存之道》这样的通讯,临发稿前,一家私营公关公司姓马的小伙子辗转托人找到我,希望在文章里替他们公司代理的汽车企业美言几句,我说这属于宣传软文,得找广告部商量,记者这儿只是负责实事求是地采写发稿。小马苦着脸软磨硬泡,说公司本身就小,而且客户给的代理费都放在几家都市报日报了,实在掏不出太多广告费,边说着边拿出两千块钱给我“意思意思”。一来二去折腾了好几天,我实在是有点儿于心不忍,觉得这兄弟顶着酷暑满头大汗的还真执著,再加上其实在文章里添个把描述某企业的段落也没什么影响,就照他的要求做了,钱则是死活没收。

后来小马告诉我,本来他就是刚进公司的新人,没什么业绩,又因为傻乎乎地当着老总的面提部门管理的问题以及建议,结果得罪了部门主

管,托我那事儿要是办不成,人家主管做什么决定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真要失业了再找可不容易。我也长吁短叹地表示理解,不过此后和他也并没有什么深交,无非是在MSN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几句。

谁知过了一年多时间,这哥们儿跳槽到一家规模很大的外资公关公司,短时间内又因为业绩出色而晋升为行业主管,真是人不可貌相。小马挺仗义,只要有外出考察、开研讨会之类的美差,即使客户指名找的是十几家“知名媒体”,他也要把影响力平平的我们杂志塞进去。照他的话说,自己最落魄的时候老兄真帮过忙,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不过以往基本上也就是安排在国内游荡,去欧洲还是第一次。

离出发日期还有一个多礼拜时间,正好下期杂志没有写稿任务,于是和社长以及肖主任打好招呼,就在家闲待着,顺便准备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一堆换洗衣服加上两条中南海香烟,已经占了箱子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要准备从国外买回来的礼品,好打点领导亲朋。抽空给杨玲打了个电话,想请她出去吃饭,她说工作忙走不开。看来上礼拜的初次约会没给人家留下什么美好回忆,没准还因为那个无意的冒失举动而存有恶劣印象?我挂下电话,怅然若失。

小杨这边看来没什么戏了。启程去法国的前几天,我又赶着见了个姑娘,是小姨介绍的。

我有四个姨一个舅舅,去世的父亲那边有俩叔叔,加上繁衍的一众兄弟姐妹,壮大的那些嫂子弟媳,生生不息的这些人如果合力为之,搜索女孩子的半径很大。如今,这些亲戚正在被快为我终身大事急疯了的老太太紧急动员起来。

顾小影半梦半醒间觉得床前有人影 ②

围城内外



叶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回事,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上期回顾]

顾小影突然想要孩子了,周末管桐回来时,顾小影要管桐陪她一起去做孕前检查,但管桐碍于面子不同意去,两人吵了起来。

到最后,顾小影忍不住了,终于怒目而视,上纲上线:“你就是老封建,旧思想,都念了这么多年书,一点长进都没有!”

管桐很不耐烦:“我不去,我就不去,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去那里干什么?”顾小影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农民!没文化的人才不做检查!”“我本来就是农民子弟,”管桐看一眼顾小影,伸手关灯,“睡觉。”“不准睡,话要说清楚,”顾小影十分愤怒。管桐就是咬死了不去做检查,翻身就睡,不再理顾小影,顾小影一个巴掌拍不响,想吵架找不到对手,越想越生气,转过身狠狠踹管桐一脚。管桐不做反应,顾小影重重躺下,也不说话了。

第一次关于“孕前检查”的争执到此结束——无果。但这次争执却让顾小影看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男人的尊严果然是诡异的——你可以在床上无理取闹,但决不能拿他们的“男性雄风”来说事儿。哪怕悄悄说,也不可以。所以直到管桐再次离家去往蒲荫之前,顾小影都在绞尽脑汁地琢磨怎么才能把管桐拐到医院去。顾小影想:她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言放弃!

省城会晤,顾妈罗心萍当然又要提孩子的事儿。但这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结婚了、都忙不迭地生孩子——当罗心萍宣布说连顾小影的表妹和表弟媳妇都已经同时怀孕了时,顾小影觉得这回可真是天崩地陷了。罗心萍说:“我告诉你啊,你妹和你弟都已经声明了,叫了你二十七年的姐姐,如今终于翻身了!以后你家娃娃就得叫他们家娃娃‘哥哥’或者‘姐姐’了!”顾小影正在吃一块小排骨,果然被这句话噎住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顾小影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是深夜,不知道具体几

点,但顾小影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响,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可是,当视野渐渐变得清晰的刹那,她突然倒抽一口冷气——居然,床前是有人了的?!

她的心脏在瞬间紧缩。过了会儿她偷偷睁开眼,看见那人影开始往客厅的方向走。顾小影有点着急了,想要起身,可是居然爬不起来?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的手脚好像都失灵了,她明明知道盗窃犯就在不远处,可是她却连呼喊的能力都没有……

就在她瞪大眼睛盯着盗窃犯后背的时候,突然那人转过身,就在他们目光相撞的瞬间,顾小影的心脏猛地紧缩一下,然后……然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她再次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大约是早晨八点,阳光沿着窗帘隐约透进来,她几乎是在睁开眼睛的瞬间就一个挺身坐起来,她清楚地记得前一晚的那个梦,想都没想就跳下床,先看看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尚在原位,再去玄关处看看自己的包——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有的窗户都好好地关着。顾小影有些恍惚地站在屋子里,看着遍洒的晨光,伸手摸摸自己的心脏,仍然有心悸的感觉。可是,难道只是一个梦?

顾小影终于第一次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到这时,顾小影终于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有了些强迫症的苗头——独自生活一年整,恐惧就像两只手,死死扼住她的喉咙。

其实,在管桐下乡挂职的最初日子里,顾小影对管桐的离开是欣喜的:不需要做饭、洗衬衫,不需要适应另一个人的生活节奏,这对一个本来生活就很丰富的女人而言,是很轻松、很愉悦的一件事。

可是随着独居时间的延长,她开始觉得孤独、寂寞,渐渐地,她开始害怕:她习惯了晚上睡觉前把保险门锁两道锁,把所有窗户都关严实,所有

窗帘都拉上。再后来,她甚至开始把窗帘搭在窗台上,然后在窗帘上再压一个玻璃杯。可是即便如此,狂风大作的夜晚,她听着窗外的呼啸声,还是会害怕。她开始每天晚上带着忐忑入睡,她睡觉前总要安慰自己说“顾小影,但愿你能看见明天早晨的太阳”……

这样的经历,她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哪怕是管桐。这些,管桐也未必能注意到。

可是这场梦魇给顾小影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在家里走来走去,紧张地巡查每一扇窗户。只要想起晚上的那个梦,她就觉得这个家里危机四伏。她一整天心不在焉,从心脏到手心都湿漉漉、冷冰冰的。

这种恐惧与委屈终于在管桐晚上打来电话时膨胀到了最大——当管桐照例问一句“今天好不好”的时候,顾小影绷不住一天的紧张,号啕大哭。

电话那边,管桐手中的电话也差点被吓掉了,他忙不迭地连声唤:“小影,小影,你别哭,你说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说话啊……”

他一边问,顾小影一边不歇气地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总之当顾小影的恐惧都暂时得以发泄之后,管桐的三魂七魄也被吓掉了一大半,基本上只剩机械的问话:“怎么了,别哭啊,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别吓唬我。”顾小影这才原原本本地从昨天晚上晚上的噩梦开始讲,然后说到这一年来的独居生活所带来的恐惧。她一边说,管桐一边变得更加沉默。

这是第一次,管桐知道,原来,这一年来,她除了孤独、寂寞,还害怕。也是第一次,管桐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做错了什么。

记不清过了多久,顾小影哭够了,抽噎着问管桐:“管桐,我们要个

孩子,好不好?”

思维太跳跃,管桐差点又没跟上,但两年来的锻炼好歹强化了他的心理素质,所以可以处变不惊地问:“你自己都害怕,多一个孩子,会不会更害怕?”

顾小影又抽噎两声:“不怕,有个孩子在身边,我就是个强大的母亲,我就顾不上担心自己了。”

管桐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可是具体哪里奇怪又说不出,只好安慰老婆:“快了,我真的就快回去了……”

“管桐,还有一年,我快要熬不下去了,”顾小影说着说着又哭了,她一边哭一边想起昨夜里的胆战心惊,还有早晨醒来的心悸犹存,她的声音里渐渐带了沙哑,“管桐,我真的熬不下去了。我以为我可以,我以为我很坚强,很勇敢,可是原来实际上我很懦弱,我怕孤单。我缺乏安全感啊,你明白吗?”

管桐的心脏在这个时候终于迸发出抽搐的疼痛——他似乎这才知道,他以为给了她温暖和依靠的那个家,对于顾小影来说,原来不过是一处空荡荡的房子。而作为男人,他却没有办法给他的妻子一份最基本的安全感……

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失职。终于,他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说:“好,我周末回去,咱们去做检查,要孩子。”

顾小影愣了。顾小影不知道此时的管桐是什么表情。但是从他的声音似乎能听出,他有强大的内疚,促使他做出这个本来坚持不肯做出的决定。

结婚两年整,似乎已经谈不上爱或不爱,但在那一刻,顾小影知道了,婚姻这条路上,爱,就是相互依恋、相互尊重、相互扶持……还有实打实的相互心疼。